





## 第十九回

雲棲洞悟空收八戒

浮屠山玄奘受心經

却說那妖的火光前走，這大聖的彩霞隨後。正行處，忽見一座高山，那怪把紅光結聚，現了本相，撞入洞內，取出一柄九齒釘耙來戰。行者喝一聲道：「潑怪！你是那裏來的邪魔？怎麼知道我老孫的名號？你有甚麼本事，實實供來，饒你性命！」那怪道：「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！上前來站穩着，我說與你聽。我——」

「自小生來心性拙，貪閑愛懶無休歇。不曾養性與修真，混沌迷心熬日月。忽然閑裏遇真仙，就把寒溫坐下說。勸我回心莫墮凡，傷生造下無邊孽。有朝大限命終時，八難三途悔不喋。聽言意轉要修行，聞語心回求妙訣。有緣立地拜爲師，指示天關並地闕。得傳九轉大還丹，工夫晝夜無時輟。上至頂門泥丸宮，下至腳板」

湧泉穴。周流腎水入華池。丹田補得溫溫熱。嬰兒姹女配陰陽。鉛汞相投分日月。離龍坎虎用調和。靈龜吸盡金烏血。三花聚頂得歸根。五氣朝元通透徹。功圓行滿却飛昇。天仙對對來迎接。朗然足下彩雲生。身輕體健朝金闕。玉皇設宴會羣仙。各分品級排班列。勅封元帥管天河。總督水兵稱符節。

『只因王母會蟠桃。開宴瑤池邀衆客。那時酒醉意昏沉。東倒西歪亂撒潑。逞雄撞入廣寒宮。風流仙子來相接。見他容貌挾人魂。舊日凡心難得滅。全無上下失尊卑。扯住嫦娥要陪歇。再三再四不依從。東躲西藏心不悅。色胆如天叫似雷。險些震倒天闕闕。糾察靈官奏玉皇。那日吾當命運拙。廣寒圍困不通風。進退無門難得脫。却被諸神拿住我。酒在心頭還不法。押赴靈霄見玉皇。依律問成該處決。多虧太白李金星。出班俯顙親言說。改刑重責二千鎚。肉綻皮開骨將折。放生遭貶出天關。福陵山下闔家業。我因有罪錯投胎。俗名喚做豬剛鬚。』

行者聞言道：『你這厮原來是天蓬水神下界。怪道知我老孫名號。』那怪道聲：『喂！你

這誑上的弼馬溫，當年撞那禍時，不知帶累我多少。今日又來此欺人，不要無禮吃我一鎚！行者怎肯容情，舉起棒，當頭就打。他兩個在那半山之中，黑夜裏賭鬪，好殺——

行者金睛似閃電，妖魔環眼似銀花。這一個口噴彩霧，那一個氣吐紅霞。氣吐紅霞昏處亮，口噴彩霧夜光華。金箍棒，九齒鎚，兩個英雄實可誇。一個是大聖臨凡世，一個是元帥降天涯。那個因失威儀成怪物，這個幸逃苦難拜僧家。鎚去好似龍伸爪，棒迎渾若鳳穿花。那個道：『你破人親事如殺父！』這個道：『你強姦幼女正該拿！』閑言語，亂喧譁，往往來來棒架鎚。看看戰到天將曉，那妖精兩膊覺酸麻。

他兩個自二更時分，直戰到東方發白。那怪不能迎敵，敗陣而逃，依然又化狂風，徑回洞內，把門緊閉，再不出頭。行者在這洞門外看有一座石碣，上書「雲棧洞」三字；見那怪不出，天又大明，心却思量，『恐師父等候，且回去見他一見，再來捉此怪不遲。』隨踏雲點一點，早到高老莊。

却說三藏與那諸老談今論古，一夜無眠。正想行者不來，只見天井裏，忽然站下行者。行者收藏鐵棒，整衣上廳，叫道：『師父，我來了。』慌得那諸老一齊下拜，謝道：『多勞！多勞！』三藏問道：『悟空，你去這一夜，拿得妖精在那裏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那妖不是凡間的邪祟，也不是山間的怪獸。他本是天蓬元帥臨凡，只因錯投了胎，嘴臉像一個野豬模樣，其實性靈尙存。他說以相爲姓，喚名豬剛鬃。是老孫從後宅裏掣棒就打，他化一陣狂風走了。被老孫着風一棒，他就化道火光，徑轉他那本山洞內，取出一柄九齒釘耙，與老孫戰了一夜。適纔天色將明，他怯戰而走，把洞門緊閉不出。老孫還要打開那門，與他見個好歹，恐師父在此疑慮盼望，故先來回個信息。』

說罷，那老高上前跪下道：『長老，沒及奈何，你雖趕得去了，他等你去後復來，却怎麼處？索性累你與我拿住，除了根，纔無後患。我老夫不敢怠慢，自有重謝。將這家財田地，憑衆親友寫立文書，與長老平分。只是要剪草除根，莫教壞了我高門清德。』行者笑道：『你這老兒不

知分限。那怪也會對我說，他雖是食腸大，吃了你家些茶飯，也與你幹了許多好事。這幾年掙了許多家貨，皆是他之力量。他不曾白吃了你東西，問你祛他怎的？據他說，他是一個天神下界，替你把家做活，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。想這等一個女婿，也門當戶對，不怎麼壞了家聲，辱了行止。當真的留他也罷。」老高道：「長老，雖是不傷風化，但名聲不甚好聽。動不動着人就說：『高家招了一個妖怪女婿！』這句話兒教人怎當？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既是與他做了一場，一發與他做個結局，纔見始終。」行者道：「我纔試他一試耍子。此去一定拿來與你們看，且莫憂愁。」叫：「老高，你還好生管待我師父，我也去。」

說聲去，就無形無影的，跳到他那山上，來到洞口，一頓鐵棒，把兩扇門打得粉碎，口裏罵道：「那饞糠的夯貨，快出來與老孫打麼！」那怪正喘虛虛的，睡在洞內。聽見打得門響，又聽見罵饞糠的夯貨，他却惱怒難禁，只得拖着鈿，抖擻精神，跑將出來，厲聲罵道：「你這個弼馬溫，着實懶懶！與你有甚相干，你把我大門打破？你且去看看律條，打進大門而入，該個雜犯死罪哩！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個獸子！我就打了大門，還有個辨處。像你強占人家女子，又沒個三媒

六證，又無些茶紅酒禮，該問個真犯斬罪哩！那怪道：『且休閑講，看老猪這鈿！』行者使棒支住道：『你這鈿可是與高老家做長工築地種菜的？有何好處怕你！』那怪道：『你錯認了！這鈿豈是凡間之物？你且聽我道來——』

『此是煨煉神冰鐵，磨琢成工光皎潔。老君自己動鈴錘，爇煉親身添炭屑。五方五帝用心機，六丁六甲費周折。造成九齒玉垂牙，鑄就雙環金墜葉。身妝六曜排五星，體按四時依八節。短長上下定乾坤，左右陰陽分日月。六爻神將按天條，八卦星辰依斗列。名爲上寶沁金鈿，進與玉皇鎮丹闕。因我修成大羅仙，爲吾養就長生客。勅封元帥號天蓬，欽賜釘鈿爲御節。舉起烈焰並毫光，落下猛風飄瑞雪。天曹神將盡皆驚，地府閻羅心胆怯。人間那有這般兵？世上更無此等鐵。隨身變化可心懷，任意翻騰依口訣。相携數載未曾離，伴我幾年無日別。日食三餐並不丟，夜眠一宿渾無礙。也曾佩去赴蟠桃，也曾帶他朝帝闕。皆因仗酒却行兇，只爲倚強便撒潑。上天貶我降凡塵，下世儘我作罪孽。石洞心邪曾吃人，高莊情喜婚』



姻結。這鉞下海掀翻龍窟窩，上山抓碎虎狼穴。諸般兵刃且休題，惟有吾當鉞最切。相持取勝有何難？賭鬪求功不用說。何怕你銅頭鐵腦一身鋼，鉞到魂消神氣泄！

行者聞言，收了鐵棒道：「馱子不要說嘴！老孫把這頭伸在那裏，你且築一下兒，看可能魂消氣泄。」那怪真個舉起鉞，着氣力築將來，撲的一下，鑽起鉞的火光焰焰，更不會築動一些兒頭皮，說得他手麻腳軟，道聲：「好頭好頭！」行者道：「你是也不知。老孫因為鬧天宮，偷了仙丹，盜了蟠桃，竊了御酒，被小聖二郎擒住，押在斗牛宮前，衆天神把老孫斧剝鎚敲，刀砍劍刺，火燒雷打，也不會損動分毫；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，放在「八卦爐中」，將神火煅鍊，鍊做個火眼金睛，銅頭鐵背。不信，你再築幾下，看看疼與不疼。」那怪道：「你這猴子，我記得你鬧天宮時，家住在東勝神州，教來國花果山水簾洞裏，到如今久不聞名，你怎麼來到這裏，上門欺我？莫敢是我丈人去那裏請你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丈人不曾去請我，因是老孫改邪歸正，棄道從僧，保護一個東土大唐駕下御弟，叫做三藏法師，往西天拜佛求經，路過高莊。」

借宿，那高老兒因話說起，就請我救他女兒，拿你這饞糠的夯貨！』

那怪一聞此言，丟了釘耙，唱個大嗒道：『那取經人在那裏，累煩你引見，引見。』行者道：『你要見他怎的？』那怪道：『我本是觀世音菩薩勸善，受了他的戒行，這裏持齋把素，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，將功折罪，還得正果，教我等他這幾年，不聞消息。今日既是你與他做了徒弟，何不早說取經之事，只倚兇強，上門打我。』行者道：『你莫詭詐欺心，欺我欲爲脫身之計。果然是要保護唐僧，略無虛假，你可朝天發誓，我纔帶你去見我師父。』那怪撲的跪下，望空似搗碓的一般，只管磕頭道：『阿彌陀佛，南無佛，我若不是真心實意，還教我犯了天條，劈屍萬段！』行者見他賭咒發願，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你點把火來燒了你這住處，我方帶你去。』

那怪真個搬些蘆葦荊棘，點着一把火，將那雲棧洞燒得像個破瓦窰，對行者道：『我今已無罣礙了，你却引我去罷。』行者道：『你把釘耙與我拿着。』那怪就把耙遞與行者。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卽變做一條三股麻繩，走過來，把手背綁剪了。那怪真

個倒背着手，憑他綁縛。又揪着耳朵，拉着他，叫『快走快走！』那怪道：『輕着些兒！你的手重，揪得我耳根子疼。』行者道：『輕不成！顧你不得！常言道：「善猪惡拿。」只等見了我師父，果有真心，方纔放你。』他兩個半雲半霧的，徑轉高家莊來。有詩爲證：

金性剛強能尅木，心猿降得木龍歸。金從木順皆爲一，木戀金仁總發揮。一主一賓無間隔，三交三合有玄微。性情並喜貞元聚，同證西方話不違。

頃刻間，到了莊前，行者拈着他的鈿，揪着他的耳道：『你看那廳堂上端坐的是誰？乃吾師也。』那高氏諳親友與老高，忽見行者把那怪背綁揪耳而來，一個個欣然迎到天井中，道聲『長老！長老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！』那怪走上前，雙膝跪下，背着手，對三藏叩頭高叫道：『師父，弟子失迎。早知是師父住在我丈人家，我就來拜接，怎麼又受到許多周折？』三藏道：『悟空，你怎麼降得他來拜我？』行者纔放了手，拿釘鈿柄兒打着喝道：『猓子！你說麼！』那怪把菩薩勸善事情細陳了一遍。三藏大喜，便叫：『高太公，取個香案用用。』老高卽忙抬出香案。三藏淨了手焚香，望南禮拜道：『多蒙菩薩聖恩！』那幾個老兒也一齊添香禮拜。

拜罷，三藏上廳高坐，教悟空放了他繩。行者纔把身抖了一抖，收上身來，其縛自解。那怪從新禮拜三藏，願隨西去；又與行者拜了，以先進者爲兄，遂稱行者爲「師兄」。三藏道：「既從吾善果，要做徒弟，我與你起個法名，早晚好呼喚。」他道：「師父，我是菩薩已，與我摩頂受戒，起了法名，叫做豬悟能也。」三藏笑道：「好好！你師兄叫做悟空，你叫做悟能，其實是我法門中的宗派。」悟能道：「師父，我受了菩薩戒行，斷了五葷三厭，在我丈人家持齋把素，更不會動葷。今日見了師父，我開了齋罷。」三藏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你既是不吃五葷三厭，我再與你起個別名，喚爲八戒。」那獸子歡歡喜喜道：「謹遵師命。」因此又叫做豬八戒。

高老見這等去邪歸正，更十分喜悅，遂命家僮安排筵宴，酬謝唐僧。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：「爺，請我拙荆出來拜見公公伯伯如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賢弟，你既入了沙門，做了和尚，從今後再莫題起那「拙荆」的話說。世間只有個火居道士，那裏有個火居的和尙？我們且來敘了坐次，吃頓齋飯，趕早兒往西天走路。」

高老兒擺了桌席，請三藏上坐。行者與八戒，坐於左右兩旁。諸親下坐。高老把素酒開樽，

滿斟一杯，奠了天地，然後奉與三藏。三藏道：「不瞞太公說，貧僧是胎裏素，自幼兒不吃葷。」老高道：「因知老師清素，不曾敢動葷。此酒也是素的，請一杯不妨。」三藏道：「也不敢用酒。」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。」悟能慌了道：「師父，我自持齋，却不會斷酒。」悟空道：「老孫雖量窄，吃不上壘把，却也不會斷酒。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兄弟們吃些素酒也罷。只是不許醉飲誤事。」遂而他兩個接了頭鍾，各人俱照舊坐下，擺下素齋。說不盡那杯盤之盛，品物之豐。

師徒們宴罷，老高將一紅漆丹盤，拿出二百兩散碎金銀，奉三位長老爲途中之費；又將三領綿布褊衫，爲上蓋之衣。三藏道：「我們是行脚僧，遇莊化飯，逢處求齋，怎敢受金銀財帛？」行者近前，輪開手，抓了一把，叫：「高才，昨日累你引我師父，今日招了一個徒弟，無物謝你，把這些碎金碎銀，權作帶領錢，拿了去買草鞋穿。以後但有妖精，多作成我幾個，還有謝你處哩。」高才接了，叩頭謝賞。老高又道：「師父們既不受金銀，單將這粗衣笑納，聊表寸心。」三藏又道：「我出家人，若受了一絲之賄，千劫難修。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餅果，帶些去做乾糧足矣。」八戒在旁邊道：「師父，師兄，你們不要便罷，我與他家做了這幾年女婿，就是掛脚

糧也該三石哩。——丈人啊，我的直裰，昨晚被師兄扯破了，與我一件青錦袈裟；鞋子綻了，與我一雙好新鞋子。」

高老聞言，不敢不與，隨買一雙新鞋，將一領褊衫，換下舊時衣物。那八戒搖搖擺擺，對高老唱個喏道：「上覆丈母，大姨，二姨，並姨夫姑舅諸親：我今日去做和尚了，不及面辭，休怪。丈人啊，你還好生看待我渾家，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，好來還俗，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。」行者喝道：「夯貨！莫胡說！」八戒道：「不是胡說，只恐一時間有些兒差池，却不是和尚悞了做，老婆悞了娶，兩下都耽擱了？」三藏道：「少題閑話，我們趕早兒去來。」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，八戒担着，背了白馬，三藏騎着，行者肩擔鐵棒，前面引路。一行三衆，辭別高老及衆親友，投西而去。有詩爲證——

滿地煙霞樹色高，唐朝佛子苦勞勞。飢餐一鉢千家飯，寒着千針百衲袍。意馬胸

頭休放蕩，心猿乖劣莫教囂。情和性定諸緣合，月滿金華是伐毛。

三衆進西路途，有個月平穩。行過了烏斯藏界，猛抬頭見一座高山。三藏停鞭勒馬道：

「悟空，悟能，前面山高，須索仔細，仔細。」八戒道：「沒事，這山喚做浮屠山，山中有一個烏巢禪師在此修行。老豬也曾會他。」三藏道：「他有些甚麼勾當？」八戒道：「他倒也有些道行，他曾勸我跟他修行，我不曾去罷了。」

師徒們說着話，不多時，到了山上。好山！但見那——

山南有青松碧檜，山北有綠柳紅桃。鬧聒聒，山禽對語；舞翩翩，仙鶴齊飛。香馥馥，諸花十樣色；青冉冉，雜草萬般奇。澗下有滔滔綠水，崖前有朵朵祥雲。真個是景

致非常幽雅處，寂然不見往來人。

那師父在馬上遙觀，見香檜樹前，有一些草窩。左邊有麋鹿啣花，右邊有山猴獻果。樹梢頭，有青鸞彩鳳齊鳴，玄鶴錦雞成集。八戒指道：「那不是烏巢禪師？」三藏縱馬加鞭，直至樹下。

却說那禪師見他三衆前來，即便離了巢穴，跳下樹來。三藏下馬奉拜，那禪師用手攙道：

「聖僧請起，失迎，失迎。」八戒道：「老禪師，作揖了。」禪師驚問道：「你是福陵山豬鬃，怎麼有此大緣，得與聖僧同行？」八戒道：「前年蒙觀音菩薩勸善，願隨他做個徒弟。」禪師大喜道：「好好好！」又指定行者，問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老禪怎麼認得他，倒不認得我？」禪師道：「因少識耳。」三藏道：「他是我的大徒弟孫悟空。」禪師陪笑道：「歡喜，歡喜。」

三藏再拜，請問西天大雷音寺還在那裏。禪師道：「遠哩！遠哩！只是路多虎豹，難行。」三藏慇懃致意，再問路途果有多遠。禪師道：「路途雖遠，終須有到之日，却只是魔障難消。我有多心經一卷，凡五十四句，共計二百七十字。若遇魔障之處，但念此經，自無傷害。」三藏拜伏於地懇求，那禪師遂口誦傳之。經云：——

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。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是故，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



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。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無苦寂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。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；無罣礙，故無有恐怖；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，是大明呪，是無上呪，是無等等呪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——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，即說呪曰：「揭諦！揭諦！波羅揭諦！波羅僧揭諦！菩提薩婆訶！」」

此時唐朝法師本有根源，耳聞一遍多心經，即能記憶，至今傳世。此乃修真之總徑，作佛之會門也。那禪師傳了經文，踏雲光，要上烏巢而去；被三藏又扯住奉告，定要問個西去的路程端的。那禪師笑云——

「道路不難行，試聽我吩咐：千山千水深，多瘴多魔處。若遇接天崖，放心休恐怖。行來摩耳巖，側着脚踪步。仔細黑松林，妖狐多截路。精靈滿國城，魔主盈山住。老虎坐琴堂，蒼狼爲主簿。獅象盡稱王，虎豹皆作御。野猪挑擔子，水怪前頭遇。多年

老石猴，那裏懷憤怒。你問那相識，他知西去路。」

行者聞言，冷笑道：「我們去，不必問他，問我便是。」三藏還不解其意。那禪師化作金光，徑上烏巢而去。長老往上拜謝。行者心中大怒，舉鐵棒望上亂搗，只見蓮花生萬朵，祥霧護千層。行者縱有攪海翻江力，莫想挽着烏巢一縷籐。三藏見了，扯住行者道：「悟空，這樣一個菩薩，你搗他窩巢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他罵了我兄弟兩個一場去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他講的西天路徑，何嘗罵你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裏曉得他說「野猪挑担子」，是罵八戒；「多年老石猴」，是罵老孫。你怎麼解得此意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兄息怒。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，但看他「水怪前頭遇」，這句話不知驗否。饒他去罷。」行者見蓮花祥霧，近那巢邊，只得請師父上馬，下山往西而去。那——

管教清福人間少，致使災魔山裏多。

畢竟不知前程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